

許倬雲： 弦歌逝遠 水接天涯

胡一峰



◀知名學者許倬雲——一生創作多部歷史著作。

書海漫遊

8月4日下午，北京的天氣異常悶熱，一場暴雨欲下不下。手機上突然蹦出一條消息：知名學者許倬雲先生於北京時間2025年8月4日清晨在美國匹茲堡去世，享年95歲。心中忽然湧起莫名的惆悵。我第一次知道「許倬雲」這

三個字，是因為王小波。40年前的1985年，王小波在美國匹茲堡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結識了歷史系教授許倬雲，掛在他名下上一對一的「談話課」。在王小波的思想成長和文學歷練中，許倬雲是當之無愧的導師，故有人稱其為王小波的「金手指」。上個世紀90年代中後期，王小波的

讀者日眾。而早在1991年，中國內地首次引進出版了許倬雲的著作，此後三十多年間，他的「古代中國三部曲」（《西周史》《中國古代社會史論》《漢代農業》），「中國文化三部曲」（《萬古江河》《說中國》《中國文化的精神》）等逐漸被人了解，聲望隨之高漲。

作為歷史學家，許倬雲的歷史研究集精深和博大於一體，既有專門學術著作惠澤學林，又有大量大眾史學成果啟發公眾心智。以我的經驗而論，閱讀許倬雲，首先需了解其生平，因為他的許多見解特別是歷史智慧與其人生閱歷不可分割。

以「常民」為本看歷史

許倬雲祖籍江蘇無錫，1930年出生於中國福建廈門，先天性肌肉萎縮導致手腳彎曲，一輩子離不開拐杖。他的少年時光在戰亂中度過，1946年前他都是在自家自修，接受父親、兄姐的指導。抗戰勝利後才得到正式入高中的機會。在《許倬雲問學記》中，他坦白說到：「我從自己的殘疾得到一則經驗：我知道凡事不能鬆一口勁，一旦鬆了勁，一切過去的努力都將白費。」

在許倬雲看來，「歷史是億萬人活出來的標本。」歷史也應成為人認識自我的工具——「人必須知道過去，才能知道今天，才能知道未來」。他認為，中國文化的精神基礎，在於以人為本體。「人作為個體，也作為群體，彼此之間，人跟人、人跟群體、群體與群體



▶許倬雲（右）與妻子孫曼麗。

之間、各層次群體之間，不斷地擴大，不斷地交流，不斷地改變，不斷地修正調整，使大家可以在一個框框裏過日子，而不至於踩到人家腳。或者踩到人家腳以後大家都容忍半步，每人都有一點空間，互相合作，互相協調，這是中國社會結合的特色。」這些思想滲透進他的史學著作特別是寫給大眾的系列書籍中。他的書總帶有「目光向下」的旨趣，堅持「為常民寫作」，注意「一般人的生活及一般人的想法」。或因關懷當下，又與具體的「人」心氣相通，讀他的史論，除了收穫思想啟迪，又能感到讀時論的暢快。

以「史學」為鏡看世界

許倬雲學貫中西，先後執教於台灣、美國和香港的多所高等院校，善於運用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治史。在《歷史的分光鏡》一書的序言中，許倬雲解釋書名的含義，乃「借用光學上棱鏡分析光譜系列之意，表示歷史學的功能是將歷史解析為各種因緣線索及演變過程」。

1957年，許倬雲在美國芝加哥大學東方研究所讀博士學位，以春秋戰國時期的社會變動為論文選題，即後來出版的《中國古代社會史論》。在這項研究中，他運用統計方法，根據不同時代歷史人物的家世與社會背景，測量各時代社會變動的方向與幅度，再從這些現象

探討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等因素配合下的社會流動及社會結構轉變。這一研究促使他治史和閱世均顧及「不同變數的互動相應」，「不再以為歷史是由哪一種特定的力量推動；每一特定時期的歷史。是由一系列當時當地的變數配合，而有其特定的變化。」此後出版的《漢代農業》和《西周史》兩書，同樣貫徹了這一研究視角和方法。

讀許倬雲的書，往往會被其精當的文化觀吸引。誠如他自己所言，「我一向有興趣的研究題目是不同文化的比較。」與有些學者熱衷歸納文化發展的共性不同，許倬雲致力於尋找各文化發展的特殊軌跡，或曰找尋「殊相」，尤其關注文化突破進入文明後，「哪幾種特色決定了這些古代文明日後開展的特定方向」。循此理路，他把中國古代文化特質總結為「以親緣為主的團體結合方式，以精耕細作為特色的農業經濟，以儒家理念為指導的文官體制」。

以「世界」為法看中國

雖久居海外，但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的掛念和追尋，是許倬雲治學著述不變的關懷和主題。中國內地首次引進出版的許倬雲著作便是以世界眼光看中國歷史的通識讀本《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在許倬雲看來，中國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而「世界」，則是觀察中國的「方法」。

許倬雲 1930~2025

作家簡介

生於福建廈門，祖籍江蘇無錫，著名歷史學家，美國匹茲堡大學歷史系榮休教授，台灣「中研院」院士。先後執教於台灣大學、匹茲堡大學，受聘為香港中文大學、夏威夷大學、杜克大學、香港科技大學、南京大學講座教授。曾獲全球華人國學大典國學終身成就獎、美國亞洲研究學會傑出貢獻獎等獎項。著有《萬古江河》《西周史》《求古編》《我者與他者》等。

2019年7月，清華大學隨同錄取通知書附贈許倬雲的《萬古江河》。書中講述了中國文化成長發展的故事，提出「隨著歷史的進展，中國文化的內容與中國文化佔有的空間都不斷變化：由以黃河流域為核心的『中國』，一步一步走向世界文化中的『中國』。每一個階段，『中國』都要面對別的人群及其締造的文化，經過不斷接觸與交換，或迎或拒，終於改變了自己，也改變了那些鄰居族群的文化，甚至『自己』和『別人』融合為一個新的『自己』。這『自己』與『他者』之間的互動，使中國文化不斷成長，也佔有更大的地理空間。從新石器時代開始，經歷了數千年，一個多元而複雜的中國文化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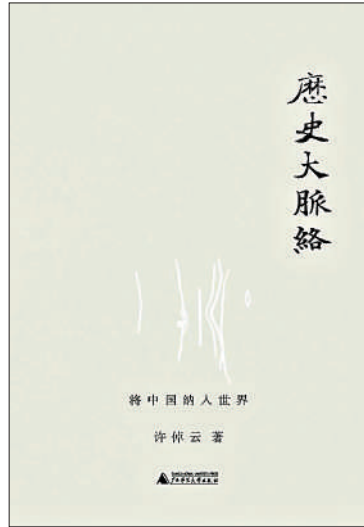
終於成形。」

《萬古江河》首次出版於2006年，2023年許倬雲又出版了八易其稿的《經緯華夏》，該書以考古學為基石，考察華夏文明與世界文明的關係。在書的「導言」中他明確提出：「我要從世界看中國，再從中國看世界。沒有這一番內外翻覆的嘔心吐血，我們將無法順利面對歐洲領導的近現代文明。沒有這一番自省，我們將無法採人之長，捨人之短，在我們源遠流長的基礎上，發展一個對於未來全人類有益的選擇。全人類只有在東與西的衝突與疏離之後，熔鑄一個未來真正的全球化文化的初階，才可以在更遠的未來繼續增高。」

許倬雲先生還是一名「網紅」，2024年4月，94歲的許倬雲入駐微博，他寫道：學歷史者的責任是「將其所感、所觸呈現給大眾」。先生遠行之際，人們反覆重溫他在B站、知乎、抖音等平台上的演講或對話視頻，無數網友再次感動於他接受訪談時的話語。當時，他被問及人生遺憾，沉默數秒後念出陸游的詩句：「但悲不見九州同」，並哽咽道：「抗戰中長大的我，『中國』二字刻在心裏。」2025年7月24日，@許倬雲說歷史定格在川軍抗戰的片段回憶。弦歌逝遠，餘音不絕，史海浪恬，水接天涯。



▲許倬雲著作《我者與他者：中國歷史上的內外分際》。



▲許倬雲著作《萬古江河：中國歷史文化的轉折與開展》。

許紀霖：

許倬雲先生留下不朽文字和智慧

著名歷史學家許倬雲先生在美國去世，享年95歲。「先生早年的中國上古史研究、晚年的多種中國通史的論著，還有近年來很多面向青年人的視頻節目、訪談，都在中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8月4日下午，在許倬雲先生去世的消息傳出不久，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許紀霖即在微信朋友圈發布了自己的紀念文字。許紀霖對大公報記者表示，一代大師遠去，留給人世的是永遠不朽的文字和諄諄的人生智慧。

大公報記者 張 帥

「2020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學工作的時候，第一次與許先生相識。那一年，他在中大歷史系客座。有一天，他將我召到他的辦公室，不談具體的學問，而是與我討論當今世界文化出現的大問題。」許紀霖回憶，除了世界，許倬雲最關心的自然還是中國。

打通中西、縱觀古今的通史研究

許紀霖認為，許倬雲先生是中國史研究的大家，他的西周史、春秋戰國與漢代的社會史研究獨步天下，但影響更大的是他打通中西、縱觀古今的通史研究。大師寫專著不難，但大師寫小書，卻沒有幾位能夠做到。近二十年來，許先生的《萬古江河：中國歷史文化的轉折與開展》《歷史大脈絡》《我者與他者：中國歷史上的內外分際》《許倬雲看歷史系列》《說中國》等，成為膾炙人口的暢銷讀物。不要以為這類讀物好寫，只有學問到了爐火純青、閱歷通透人情世故、人生看盡江山滄桑的時候，方能夠化繁為簡，將歷史深層的智慧以大白話的方式和盤托出。

「政治、經濟、社會學多從一個角度研究，而歷史是一門『全息型』的學科，有它的底層邏輯，要全方位來看。」許紀霖對大公報記者表示：「有學問的專家不謂不多，但有智慧的大家實在太少，而許先生，就是當今在世的大智者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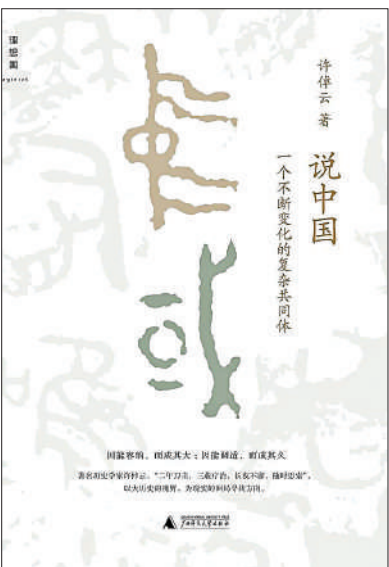
「許先生在美國工作與生活多年，深切感受西方文化的長處與不足，同時經常回國的他，又對海峽兩岸的現代變遷有細緻的了解。」許紀霖稱，許倬雲先生曾在書中說了一段意味深長的話：「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人，深受以西方文化為主軸的現代文明影響，卻又依然置身在西方文化之外。今天，歐美現代文明本身，正在劇變的前夜。他們面臨的問題，例如，人與人之間的疏離、人與自然之間的分割：凡此危機，如果從西方文明的源頭看，西方文明本身很難有解除這些困惑的資源。」許倬雲先生提出，中國文化以人為主體的特性，以及人與自然密切相關的依附關係，也許可以當作他山之石，將中國常民文化的特色，融入現代文明之中，匡救現代文明的困難。

在許紀霖看來，一百年前，梁啟超先生在《歐遊心影錄》中道出了「中國人對世界文明的大責任」，同樣懷有家國天下情懷的許倬雲先生，從人類未來發展的大視野中，亦看到了中國文化貢獻於世界文明的可能性空間。

活到老學到老，與年輕人互動

許紀霖稱，許倬雲先生身上還有一種可貴的人格，他從小行動不方便，但是卻以一個正常人的要求來要求自己，他的心靈比一般人都要健康，沒有把自己看作是一個殘缺之人。而且，他做研究不僅在書本上，還到現場去，他對考古學有興趣，就經常去考古現場，身上充滿了樂觀，這種人格魅力打動了很多年輕人。

「我認識許先生已經26年了。許先生活到老學到老，永遠與時代同步。在今天這樣一個新媒體時代，他也參加新媒體的採訪節目，去了解年輕人的想法，以90多歲老人的特殊經歷和智慧，與年輕人的分享怎麼戰勝各種各樣的焦慮，所以年輕人都非常喜歡聽他的人生智慧。」許紀霖指出。



▲許倬雲著作《說中國》。